



# 沙海中的绿色城堡

□ 王震

验和精湛的特高压运维技术,成熟沉稳,如同所处的这片广袤的戈壁。如今的他,带领一支平均年龄28岁的运维队伍常年坚守在这里,与戈壁大漠为朋,与日月烽燧为友,忍受孤独和寂寞,以一腔赤诚守护着换流站的稳定运行,确保大自然赐予的风力电能和光伏电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千里之外的三湘大地,挺起助力西电东送、清洁能源发展的西部脊梁。

余向前,是一个白皙秀气的河南小伙,从换流站建站之初就一直在这里工作。几年间,戈壁漫卷的风沙尚未来得及在他的面庞刻下岁月的皱纹,却有白发悄悄爬上他的双鬓。

换流站里有八九个女孩子,都是爱笑的姑娘。她们远离城市的繁华优越,来到荒无人烟的戈壁上,穿上宽大朴素的蓝色工装,头顶安全帽,一头钻进和肆虐狂风的战斗中,从建站认识设备、跟踪设备验收、调试设备,到换流站投运后运维设备,每天穿梭巡视在阀厅、调相机、变压器、滤波器之间,面对着冷冰冰的电力设备和灰扑扑的戈壁,和风电对话,和月亮对望,就这样在戈壁滩耕耘着自己的青春和理想。

戈壁的故事演了上千年,有过狼烟滚滚、金戈铁马,亦有过丝路繁华、商旅熙攘,但这一股股狂飙却从未被人制服过。而当终朝不息的狂风看到一群群年轻的面庞挺着自信的胸膛、迈着坚定的步伐来到这里,以连片成林的光伏发电板和风力发电机组收集日光,御风而行,架起

电力高速路,将风光资源变成清洁电能,跨越千山万水,输送至千里之外的湘江两岸,点亮街头巷尾,吹动芙蓉花,那桀骜不驯的风似乎也终于沉默了。

换流站同样有爱情。余向前的妻子叫张春,也在换流站工作,像她的名字一样,是一个笑起来仿佛能带来春天气息清秀女孩。余向前在运行班,张春在检修班。因为工作性质不同,不在同一个办公楼,平日里基本上见不到面,就连在食堂吃饭也总是碰不上,往往只有吃完晚饭后才能聊几句家常,而谈论的话题也总是会回到工作上,还会因专业不同而产生分歧。“虽然在一个站里,跟分居差不多。”余向前玩笑着说。

窦启慧的笑很有感染力,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很好看。她的丈夫也是一名电力员工,在兰州工作。正常情况下,小窦在站里工作十天,会休息十天,这十天,才是这对“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刘彦博的家在陕西宝鸡,这个看起来有点腼腆的男人,除了工作,最牵挂的就是家里了。只要不用当值,他就会回到宝鸡,和家人短暂地团聚后,再回到这片戈壁。这样的相思应该更悠远绵长和深沉吧。

这里并不全是艰苦,也是浪漫的,女孩子们笑着说。戈壁和别处不同,夏天的夜晚,天上的星星特别多,一闪一闪的,特别亮;秋高气爽时节,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和人们离得很近,似乎

伸出手就可以摸到;冬天的时候,大雪纷飞,整个戈壁银装素裹,就像是童话里的世界。

当人们乘坐长途汽车从不远处的连霍高速公路经过,便会看到这一座出现在茫茫戈壁上的“城堡”,会让许多人想起古代的关城和烽燧,想起那些曾经戍守在边关饮马冰河、保家卫国的将士,阳关、玉门关、嘉峪关这样的名字也会跃然脑中。仔细看去,城堡中林立的钢铁设备,以及从中延伸出去的一条条银线和一座座铁塔,便会提示人们这里是一处能带来清洁电能的地方。

经过这里,不由让人想到,这里的风沙见证了古老丝路曾经的辉煌和落寞,而这座智慧的钢铁城堡则见证和创造着丝路古道新的传奇。

三十多年前的一场大风,让一座沉睡在这座换流站附近的汉帝国时代邮驿——悬泉置重回人们的视线;两千多年以前,悬泉置不光是传输公文政令的交通驿站,同时也是物资转运和往来公务人员的接待站。急切军令、温暖的家书、往来不绝于途的各国使者,都会在此汇聚,继而传递四方。

当历史的云烟淡去,在河西走廊璀璨的星空下,绿潮无声涌动间,这座沙漠里的“城堡”中,人们正在用无悔的守护和担当弹奏出新的乐曲,让澎湃的激情和强劲的动能,描绘着绿色发展的美好未来。



在传奇璀璨的丝绸古道上,在声声悠扬的驼铃声里,在风光雄奇的大漠烽燧旁,作为全国第一条、也是甘肃省内唯一以大规模输送清洁能源为主的特高压外送通道——±800千伏祁韶直流输电工程的送端站,坐落在茫茫戈壁中的祁连换流站,已在河西走廊伫立了七年。

酒泉市瓜州县桥湾集镇北街52号,是祁连换流站的邮政地址,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门牌号。

地处“世界风库”的瓜州,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这里的最低温度可到零下四十多摄氏度。哪怕是到了五月春暖花开的日子,这里也经常会被冰雪覆盖着。

常年驻守在这里的,是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换流站站长李宁瑞,自从踏上校门成为一名电网员工,转眼已有十个春秋。参加过多项直流输电工程建设和运维检修工作的他,曾经转战宜昌、格尔木、哈密、酒泉等地,拥有丰富的管理经

## 一名火车司机的“百花”梦

□ 穆学仁



与《甘肃日报》结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一篇散文《映红天际的晚霞》在“百花”副刊上发表了。

当时,我作为火车司机,奉命驾驶机车来到了甘陕交界一条正在修建中的新线铁路上,任务是压道(机车驶过对新修线路检验)和利用新线向前运送道砟、钢轨、枕木等建设材料。记得,每天夕阳西下时,当我将列车缓缓停稳,一群群的乡民便涌了过来,车上车下地开始忙碌。他们人抬肩扛喊着号子,将铁路建材向前运去。间歇之余,有乡民乐呵呵地登上机车,小心地这里瞅瞅,那里摸摸。我问道:“你们这么辛苦,能赚多少钱?”

“啥,钱?铁路修到了家乡,俺们应该出点力!”听了乡民的回答,我望着映红天际的晚霞,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

我想,可以将自己的这些所见所闻诉诸文字啊!经过几个月的苦思冥想,在新线铁路通车之际,我终于将那篇《映红天际的晚霞》投寄给了报社。期待之中,我收到了“百花”版编辑的回信。编辑从思想内容、人物

情节、语言运用等,对作品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修改建议。不久,捧着印有自己作品的报纸,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常年驾驶机车行驶在西部的崇山峻岭之中,见过不少守桥人和护洞人。有一个火车司机的爱人负责看护一座隧洞,他们夫妻的特殊联系信号,是火车开到隧洞前的鸣笛,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列车驶过的瞬间见一面。多么感人的场景啊!我几易其稿后,创作出散文《特殊的爱情信号》……结缘“百花”副刊,使我增添了追求和拼搏的勇气,更让我从流逝的岁月、延伸的铁道、飞驰的列车、勤奋的工友中,看到了火热的生活是多么值得去讴歌。

兰新铁路通车以来,从蒸汽火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的变化,见证了祖国铁路建设的突飞猛进,也见证了历代铁路人的拼搏进取。工作之余,我又创作了一篇题为《一把检车锤》的作品。随后,这篇散文竟被中国报业协会评了个一等奖!记得,有一位年轻的火车司机还专门给我来了电话,他在电话中说:“您的‘一把检车锤’道出了我们年轻一代的心声,我们要发扬光大老一辈人勤勤恳恳、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辱使命,确保列车安全正点运行。”

写作没有终点,只有起点。《甘肃日报》一如既往地激励我登高望远,怀揣着期盼和梦想,在安全驾驶机车的同时,信心满满地走在默默书写的逐梦之路上。

子,羽毛已经被风吹干……也许月挂树梢的风是清凉的,也许青春的苦涩与一股风相关;也许傍晚的期待是一股风带来的。总之,风是无处不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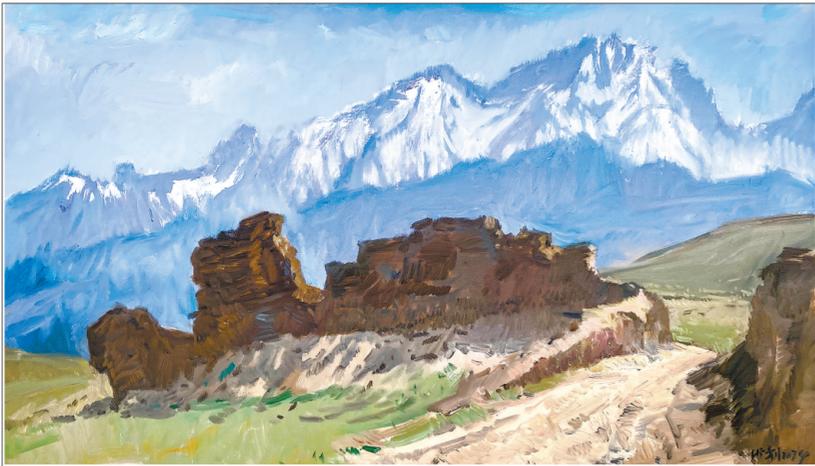
我喜欢温暖的、温馨的、清爽的、慢悠悠飘荡的风。这样的风,能够抚平心灵的忧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黎明的风和夜晚的风。

黎明的风,慢悠悠地,它揭开了夜晚的面纱,让森林、大地以及村庄从晨曦中醒来,露出清爽的笑容,焕发出充沛的力量,感受着阳光的沐浴。黎明的风,让我看见了远方,学会了眺望。眺望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眺望中隐藏着一个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黎明的风,经过夜晚的洗礼,变得纯净、舒爽。吹着风,迎接晨曦之光,不仅能够让我的感官愉悦,更能让我的精神喜悦。黎明的风,让我对广袤的大自然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热爱。

夜晚的风,吹走一天的疲劳,让脑细胞进入睡眠中。吹着夜晚的风,回忆青春时代的故事,更展望未来。

与一场风相遇,让我有机会完成了一次生命的反思,更有机会深情地打量自身,对生活的思考更深刻一些。透过慢悠悠飘过来的风,我触摸到了一份当下的美好,那就是为未来的自己加油。

吹风的时候,我欣赏了自然界的变化,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吹风的清晨,我看到了灿烂的朝霞;吹风的上午,我看到了花开的清芬;吹风的中午,我看到了鸟飞的姿势;吹风的夜晚,星星在头顶的天空中闪烁。朝霞,每天都不同;星星,每晚都不一样;花开的模样,昨天和今天也是有所不同。所以吹风的时候,我感觉每一天都是新鲜的,连接的都是未知,挑战的也是未知,充满了憧憬和无限的渴望。



## 百花

第3257期

### 马牙雪山下的古城

〔油画〕

孙洪利作

## 碧水盈盈送青来

□ 王廷甲

祁连山像一架古色古香的屏风稳竖在临泽南面,春来秋去,夏雨冬雪,晨光暮霞,时时刷新着屏面。

盛夏傍晚,晚霞沐浴巍峨的祁连山,一山咬着一山,大山抱着小山,矮山靠着高山,拥挤着走东扑西,勾勒出西向延展的睡姿。山脊起伏,锋棱锐利,凸处高翘,凹处低缓,裸露峻峭刚健的肌腱,泛出或明或暗的暗纹。山生层云,云朵是从山河一咕噜一咕噜冒出来的,薄处吹弹可破,厚处像棉花糖膨胀着、黏粘着,一丝连着一丝,一绺缠着一绺,缠绕出宽宽的云带。山势向东向西有多远,絮白的云丝撕扯得就有多长。丛丛山顶你冒一头,我出一顶,冷不丁就映出白灿灿的积雪峰顶,望去冷飕飕的。真有苍山覆雪、明烛天南的画面感。

祁连山是一座湿岛和天然水库。天暖了,气朗了,积雪冰川消融了,清凌凌的雪水和着山区降雨,顺势从山河石隙汨汨流淌下来,涓涓细流闪着细碎的波光,像银蛇腾挪跳动,曲折蜿蜒汇成一股股溪流,汇集成一条条河流,冲出山谷,流向河西走廊广袤的原野。

流经临泽的是黑河、梨园河,都发源于祁连山。黑河径流量大,自东向西穿越临泽,灌溉北部沃野;梨园河径流量小,从南而北把临泽豁开,浇灌南部田地,末端注入黑河。

梨园河是典型的季节性河流,盛夏时节雪水丰沛。在祁连山谷梨园河拦河筑坝修建水库,是世代代临泽人民的夙愿。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离县城四十公里处的祁连山谷,将梨园河截流,建成中型峡谷水库——临泽县鸚鹄咀水库,群山环抱,高峡平湖,一泓碧水,盈盈其间,保证了临泽南部农田灌溉的水源。近年,为更有效发挥梨园河水资源优势,又在鸚鹄咀水库下游二十多公里

处,张掖七彩丹霞景区北面,利用地势,修建红山湾水库。

若说梨园河是上苍赐予临泽大地的一匹丝练,鸚鹄咀、红山湾水库就是系在丝练上的两个聚水盆,波光粼粼地悬在临泽南端。

临泽地势自祁连山北麓浅山区至中部城郊渐次下降,区间地带植被稀疏,戈壁丛生,地表多裸露焦黑的鳞峭卵石,景色苍凉。当地因势利导,依托鸚鹄咀、红山湾水库水资源优势,实施水系连通工程,形成河湖库相通的水循环系统。

最先实施的是红山湾水库至城郊水系连通工程。修建七彩丹霞景区到县城的丹霞大道,沿丹霞大道旁挖沟开渠,引红山湾水库的碧水流入沟渠,沿着丹霞大道顺势流至城区。一袭白练飘逸而降,七十多座梯级溢水坝堤化解了远距离的水势落差,每一段水渠都碧水盈盈,波澜不惊。每个坝堤都大石点水,石撕水瀑,飞溅其间。斜堤流水淙淙,叮叮有声。堤底素湍绿潭,回清倒影。几处迂回的大水面水光潋滟,波面如镜。亘古干涸的顽石荒滩水汽氤氲,绿树葱翠,芳草葳蕤,一群群水鸟翩跹,伸展长长的双足和翅翼,嘹唳清亮的鸣声划破寂静的长空,从这一坝堤飞落另一坝堤,俊鸟栖佳地,满是生灵生机。

流入城区的水沿着枣乡路北侧绿化带的沟渠渠缓缓流淌,曲水流觞,映带左右。枣乡路是城南边的主干道,贯通东西,呈“川”字形把南北走向的自由路、天鹅湖路、滨河路连接起来,顺着这三条路,又将水引入主城区。水系连通工程把梨园河涓涓溪流引入县城。清凉的夏日早晨,晨练的人们精神焕发,路旁绚丽的花卉争奇斗艳,新发的枝条伸枝散叶,茵茵绿草油光闪亮,风摆丝缕,柔柔荡荡,轻轻抚摸人们的脸颊。

## 夏

□ 毛韶子

当柔柔的风  
又一次漫过  
串槐花的洁白流淌  
一缕缕槐香  
与小麦喃喃着抽穗的心事  
油菜摇曳弹奏悠扬  
马莲洋溢蓝色呼蝉唤蝶  
邻家三叔  
挥动鞭梢  
把羊群赶到天边游牧远方  
沃野碧绿  
辽阔的幸福  
沿着  
山脚下水塘中  
一声又一蛙鸣  
举起夏天

## 过抓喜秀龙草原

□ 王汗

车子在草地上行驶  
一旁的早獭惊慌逃窜  
跑上山坡,转身凝望  
河水从天上来  
流进了汉唐的马蹄声里  
被盛大的绿揪住了心魂  
这无边无际的绿  
从眼前绿到了天尽头  
想做一个牧人  
山风甜得像蜂蜜  
天空蓝得像大海  
这里只有我,和我的羊群

## 水磨的吟唱

□ 张芳学

曾经  
在吟唱声中  
让一粒粒粮食  
变成一堆堆雪白的面粉  
一唱就是几千年  
当年激动人心的歌谣  
被列入非遗的名录  
为了那些忘却的记忆  
在温暖与关爱的羽翼下  
又恢复了往日的风采  
唱出的山水情韵  
向人们讲述着  
时代前进的足迹

## 扇动天空的翅膀

□ 苗菁

夏日正浓,阳光开花的时候  
偶然踏进  
僻静幽深的双燕  
它的热烈,在茂密的森林中闪光  
鸟鸣婉转,若隐若现  
我曾在进山的路上听见它们  
慢慢消失在  
延伸的崇山峻岭间  
一双呢喃的燕子  
扇动天空的翅膀  
拥有梦想高处的飞翔

## 安口窑

□ 邓蕊霞

黑色的窗口  
泛着岁月的光芒  
瓷碗、瓷盆、瓷坛、瓷缸  
过目难忘的瓷娃娃  
清晨 我又似乎听到  
工人师傅挖土的声音  
瓷片在火焰中开裂的声音  
运瓷的商队经过时  
车轮滚动的声音  
多么迅疾——  
转眼,这些声音就都远去了  
阳光照在罐罐墙上,一株  
红色牵牛花,在风中微微俯首  
好像正在的一切  
从未停止生长

## 风吹过

□ 周莹

一年四季,不管是天晴下雨,还是严寒酷暑,我都愿意有风的吹拂。风带来希望,吹走烦恼。风抚平忧伤,送来喜悦。风有时候大,有时候小。风大的时候,调节自己最近的情绪,风小的时候,放大每天的喜悦;风大的时候,要坚强,风小的时候,要安详。

虽然每天风忙忙碌碌,总有做不完的事情,还要抽空阅读和写作,但我却每天惦记着吹风的事情。有时候是晚上出去散步,感受到夜风的吹拂;有时候是清晨起来,站在露台上吹风。每次吹风的时候,我都会感受风的力度和温度。然后思考着:这股风是从哪里来的呢?它要去往哪里?风有理想吗?它有喜怒哀乐吗?会伤心哭泣吗?会开怀大笑吗?有时候,我会感到这股风是温暖的;有时候我感觉到风是细腻的;也有时候我又认为风是凉薄的……

风,是从遥远的地方,走了漫长的路,来到我身边的。它是从森林里钻过来的吗?它是从河面上跳过来的吗?它是从庄稼地里溜过来的吗?盛开的花瓣里,留下过风的气味;红红的苹果上,可以看见风的纹路;归家的鸭